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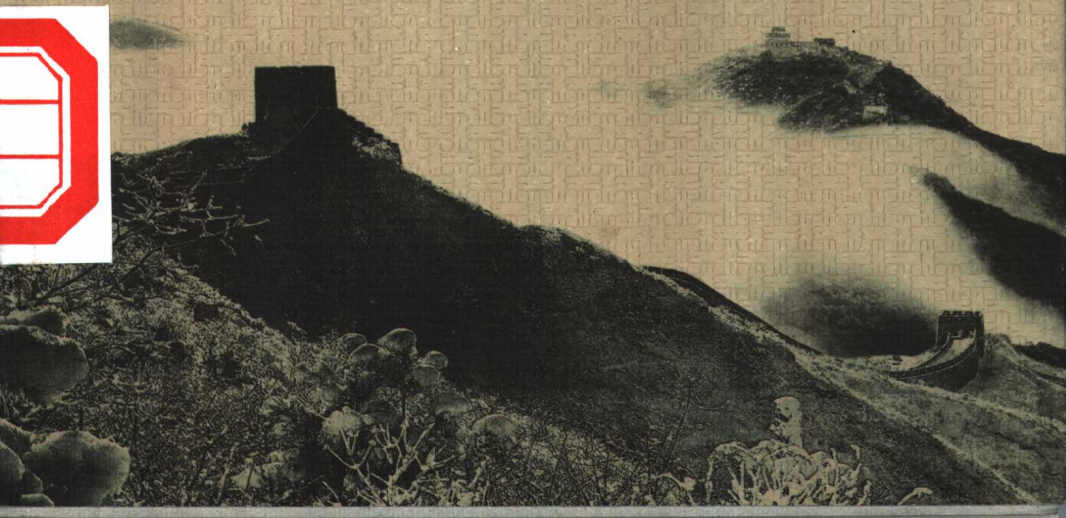
ZHOU TAO
SAN WEN

周
涛
散
文

周
涛
著

东方出版中心

3



2 267
p4:3

77082

ZHOU TAO
SAN WEN

周
涛
散
文
③

東方出版中心

周
涛
著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周涛散文(第三卷)

周 涛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 335 号 邮编 200336)	印张: 10.2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30 千字 插页 4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 1—8,000

ISBN 7-80627-268-2/1·109

定价: 18.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当代作家周涛三卷散文集的第三卷,主要收录了作家的长篇散文《读〈古诗源〉记》、《游牧长城》和《江南十八记》。

《读〈古诗源〉记》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重新审视,找到中华民族渊深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精神,融入了作者对历史文明所负载的精华与糟粕的双重思考和剖析。《游牧长城》则以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为背景,深刻挖掘了它所积淀的历史底蕴,并以当代人的眼光透视了长城对现实生活的巨大文化心理影响,从一个旅行者的视角展现了甘肃、山西、陕北等地的风土人情。《江南十八记》以清秀的文笔铺叙了江南风情所隐藏的巨大文化价值,发人深思。

全书在舒缓的节奏中流淌出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和热爱,为现代人的文化寻踪提供了一个清晰可感的文化背景。

西 部 的 歌

王国伟

中国西部，世纪末突然成为人们视野中一道耀眼的风景，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西部。然而，他们只是过客，他们只是经过了西部。他们为西部的辽阔和壮美而欢呼，因而，这儿的一切，对观光客而言，是风景如画，是行云如诗。

然而，周涛不是西部的访客，他在这儿落脚，在这儿安家。这儿既是他的生活所在又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把一生都托付给了西部。他对西部的深入和了解，使他已超越激动而归于平静。平静是由激动酿就的，因此，这种平静就显示出力量，就像这西部山水，是经过地球板块无数次冲撞后，才会如此熨贴地躺卧在我们的眼前，成为一道永久的风景线。

周涛与众不同的是把对自然的注视和审美转化成生存方式，转化成他对这块土地和生命万物的理解和亲和。理解和亲和是一切生命共处的最高境界。人与人的理解已经很难，何况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理解。而读周涛散文，最令人震撼的就在于此。巩乃斯悲壮的马，伊犁河忧郁的流，真是万物之有灵，草木皆有情。他能于微深处赋予万物的生命，给予万物以情感。当我们读到“狮子的悲哀、麻雀的欢乐，谁能说得清哪个更深刻呢”？当我阅读的视野扫过那以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搏击长空，去惩恶扬善，最终却自毁生命的鹰，我被感动了。周涛散文在构建

2 /周涛散文

故事和叙述时,他摒弃说教,而是平等地与自然万物对话,与各种生命对话,尽可能地理解和体察一切,掏出一片善心。这些正是理解的基础。有了理解,思想就充满活力,就会激发想象力,也才有“思想的水散漫流成湖”,才能“冲流直下,在现实中完成自己”。

理解与亲和,正是当今世界一切生物存在与发展的原则。人类经过数千年的文明历程,揭示出无数的自然奥秘,生存的质量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这个地球是万物共处的家园,任何生物都有其生长的权利,任何生物不能以消灭他类作为自身生长的前提,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周涛笔下辽阔的西部大地往往能比照出人的渺小,巨大的空间能让人较为平实地重新思考怎样与万物共处,与生命同舞。而这种自然法则的生活形态应该是共存,情感方式是亲和。由此进入理解的层面,理解才成为可能。只有当理解成为一种生命的自觉意识,亲和就会被人们普遍接受。

尊重生命的存在和对自由的追求,是一切生命间应遵守的最高法则。这种自由对作家而言,重要的是心灵的自由,放纵思想,让想象驰骋,让感觉舒展,让行文流畅,把生命的体验和对历史的追寻、对艺术的感悟,凝神于笔端,化作鲜活的语言,自然就有了魅力。形似放浪,实为神聚的散文意境,以及充满智慧的良好感觉,周涛散文步入优秀之列就势在必然。

周涛三卷本散文基本涵纳了至今为止周涛散文创作的全部精华,也是最全的一个选本。它将成为牵动作者和读者精神联结的载体,又似一首西部遥远的歌,悠扬而雄浑的韵律飘落在读者的心头。

1997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西部的歌 王国伟

·读《古诗源》记

读《古诗源》记 3

·游牧长城

甘肃篇 137

山西篇 179

陕北篇 219

·江南十八记

上海七记	273
杭州五记	287
苏州六记	300
后记	315

读
《
古诗源
》
记



读《古诗源》记

笔者，半介书生，十载兵人。学问甚少，本钱不多。一日自察，知有唐诗宋词、元曲小令、明清白话小说；再深究，竟然还知道有汉赋、魏晋六朝骈文、唐宋散文八大家，窃喜不已。

人问，哪八家？数指不全，浑然不记得矣；再问，如何评价中国灿烂多姿而又经常被去伪存真的古文化？便茫然无语。半晌，只蹦出两句评语，曰：稍逊风骚，略输文采。若论如何“稍逊”，怎样“略输”？就抓瞎，只恨老师当时少教了本事。

后细想，“稍逊略输”语，是年青时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里袭来的。那时是书不曾读，史不曾看，无知无畏，胆儿大得比天高，偏敢盗得伟人语，轻看了数百代几千年的豪杰志士。至于主席的诗句，自有他

的识见和理想，决不可以任人借得高山垫脚底，胡乱充得胸襟。

惭愧之余，便去读《古诗源》。一读才知道，原来早有一个无声的中国印在那里，在竖排无标点的木版本里冷冷地冷笑着，冷笑着今日某些人的可怜喧嚣。

古人和伟人一般都有眉批之癖，发展演变下来，就成了今天的“批阅”。我素喜书眉之洁，书额之广，不忍污之以拙笔。然而读书之时，亦不免有心领处、神会处、假寐歪想处、今古暗通处，凡此种种，食之无味也许，弃之可惜必定，敝帚自珍，铺格捉笔，杂记之。

记 一

读《击壤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歌旁有小注云：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

此正是一幅先民的图画，古老农耕民族的宣言。“有老人击壤而歌”，真是令今人做梦也想不出来的淳朴绝妙。不少年而老人，不击筑而击壤，万世悠悠之下还可以想见那憨厚的老农夫活生生的模样。

那老头儿——我弄不清他叫什么名字，姑且叫他农吧，先古时

期一切从简,连名字也只需要一个字,不像现在,光邮政编码就厚得顶一部《永乐大典》。农不只是代表了农耕民族成熟的形象——农耕民族崇尚老人,因为耕耘和农时依靠经验,而游牧民族更需要体魄,故崇尚青壮年;农那个老头还是个哲人,他坐地而歌,仰面而唱,以大地为坐盘,以日行为象,把自己和自然的三足鼎立关系一举确立下来,像一幅现代感极强的铅笔画,表达了由我们的先祖和数千年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世界观。这种农业民族的世界观早在农的《击壤歌》里确立,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遗传里。

世界观是个今天常用的词,但是什么是“世界观”?人说,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看法;不错,那么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人又说,教育、学习和引导。这答案顶多只对了一少半。因为他忘了或者压根儿不知道,在他的灵魂深处,在他的意识深处,那个老头盘坐着,活着,顽强地决定着他对世界的看法。

那个老头——他在唱《击壤歌》,你千万别忘了他。他坐在古老文化的源头,生活简朴,头脑单纯,俯仰天地,气魄浑厚。他是那么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像黄河源头的细流一样,单纯而有力,充满贯穿一切的能力和信心,像神祇一样。

任何一个现代中国的汉族人,如果他很轻易地就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归属于出生在特里尔城的犹太天才马克思的话,那他太过于轻视“世界观”这三个字的分量了。若是不信,你就听听农最后的那句歌,轻松自信极了,仿佛是在威胁和警示一切人。

他说:“帝力于我何有哉!”

记 二

狐欲渡河,
无奈尾何。

这是寓言呢，还是俚语？是象征呢，还是隐喻？反正不是伊索式的寓言，而是一种中国式的对狐狸的态度。

青袍长袖，你可以看见一个人站在远处观赏，含着善意的取笑态度；你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同情，对狐狸过河的困窘，上升为对人生际遇中的某种无奈，常常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忽然变成最致命的负担。

一个古奥的命题摆在面前了。

“怎么办？”你得好好想想。

舍尾而渡，狐将不成其为狐。狐狸的神气、精华，独异于狼和黄鼠狼之流而令人误畏之有灵的地方，全在蓬然其后、雍容华丽光照荒野的尾巴。舍此而保身躯，譬如夺命。

问题是，古人怎么从这个场景中想到了这些的？而且还不止这些？一句化身为狐的哀叹，就让你不知是狐的悲鸣还是人的叹息。

这时候你就会问自己：

——我有欲渡时的华尾之累吗？

人生的困窘，古已有之。不过到了现在，演得更加剧烈而已。

记 三

人闻长安乐，
则出门而西向笑。
知肉味美，
则对屠门而大嚼。

可不可以说，相声就是这样来的？相声也许起源于此，可惜

现在却相当背离,笑的艺术也要载道而变成笑的宣传。

这是那种会心的、夸张的幽默,充满世俗情调,却高雅,不俗气。

它捕捉住一点微妙的情态,可能是有点西望犯傻,对屠门而咽唾;但是那一闪的微妙表情被它看见了,一下子抓住,漫画般加以夸张。令人发笑。你不能不佩服这家伙眼力准,揣摸别人的心理如鹰捉兔。

那人太憨,听见什么就容易进入情况,而这位旁观者呢,又太精明了,准是个小说家的祖宗无疑。

不过历史的机遇恰恰在此,他俩一碰巧,就碰出了这个高级幽默,流传下来。

要是两个傻乎乎的家伙呢?发现不了。

要是两个都鬼灵精呢?也发现不了啦。

记 四

蟋蟀鸣,
懒妇惊。

妙极此6字。

有民谚的传神,有文人的雅趣,使人读之,忧思莫名。它什么人生的道理(或哲理)也没讲,却让人感到了比“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类私塾训词强烈得多的人生紧迫感。当然,它也不是为了告诉人家什么“紧迫感”的,它散发着当时生活的情调、气息,甚至告诉了我们一位云鬓散乱的少妇懒卧牙床待起时的一片复杂的心思。

蟋蟀虽小,灵物也。

法国作家于勒·列那尔有一段写蟋蟀的散文诗，奇思妙想，堪称绝唱——

是时候啦！黑昆虫游荡够了，停止散步，回去细心修补他乱七八糟的领地。

他锯下细屑，洒到住地入口处。

他锉倒那株专给他添麻烦的大草根。

然后，他给他的微型手表上发条。

他完事了吗？表打碎了吗？他又歇了一会。

他回到屋里，关上门。

用钥匙在精致的锁里长时间转圈。

他又在倾听：

外面没有一点不安的声音。

但他还是不放心。

他好像抓着一根小链条一直下到大地深处，装链条的滑轮刺耳地响着。

什么也听不见了。

在法国作家笔下，蟋蟀这个黑昆虫是个修表匠，一刻不停地捣鼓它的那些金属零件，不是滑轮、链条，就是钥匙、锁，专心致志而又固执可爱。他笔下的蟋蟀是个醉心于自己小小金属世界的修表匠小老头，是个法国人。

中国人心目中的蟋蟀就不同了，它不懂修表业务，却染着浓黑的夜色，知道天地的默契和时光的流转，是神秘的灵物。在中国人眼里，蟋蟀一定是中国独有的，甚至是自己故乡窗下独有的，若告知他说外国也有，他会不相信的。

现今四川有位诗人流沙河便至少两次专门写了蟋蟀。一首

是《楼上的蟋蟀》，另一首是《就是那一只蟋蟀》，两首均好。前一首短巧、上口，诵读起来如酒露入喉，音韵琅琅弹舌。依我之见，可令天下少年儿童皆诵之，足抵那些枯燥乏味的小学课本多矣。后一首稍长，有小引，说是“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

于是，诗中这只蟋蟀不仅飞跨海外，而且纵串历史，仿佛这只黑昆虫活过了千年，成了精，“劳人听过，思妇听过”，一直唱到现在。不过这是一支悲伤的曲子，幽怨的哀鸣，5千年的苦难，谁也一下喊不出来，只有蟋蟀断断续续、若试若探的轻轻吟唱可以表达。所以诗人最后认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不管是中国人的耳朵，还是法国人的耳朵，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人的耳朵。因此都从蟋蟀的鸣声里听到了一个东西，时间。只是在法国人听来，时间是装在表里的；在中国人听来，时间是历史。

记 五

百里奚，
五羊皮。
忆别时，
烹伏雌，
炊扈蓂。
今日富贵忘我为？

百里奚为秦相，其妻为浣衣妇而歌问的故事，《东周列国志》里有，戏文里也常演，《五羊皮》就是。歌子唱得凄楚动人，意思